

# 流浪者計畫

前方的道路將會崎嶇艱難  
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  
但我還是踏上這條路  
那是個寬廣的世界

鮑布狄倫

## 第十三屆

### 流浪者計畫分享

十位流浪者，在旅程之後寫下自己的故事



流浪者李函於緬甸短期出家修行

# 目 錄

顏翩翩	帶著爵士音樂史觀去流浪	2
彭譯毅	從流浪計畫逃離到另一次流浪	5
洪明毅	未完成的家——尼泊爾農村跳不出的困境	8
張康儀	歸途路上最後的拼圖	11
葉素伶	流浪與舞蹈	14
吳耀庭	恆河通訊錄	17
李易安	飛地，不只是途經之地	20
李函	本來面目	23
黃楷翔	從同志權益的倡議回到自我	26
周書毅	中國練習之旅	29
衷心感謝		32

# 帶著爵士音樂史觀去流浪

顏翩翩 民族音樂工作者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跨越時空走向臺灣爵士樂先鋒——劉金墻的搖擺世界

## 爵士夢依稀・樂手尋蹤

因為對爵士樂先鋒手——劉金墻的好奇，我的流浪之旅以他旅日 18 年的足跡為中心，在腦海中建構與詮釋這位樂手所在的那段音樂歷史。整個行程規劃，用土法煉鋼的辦法去探尋台灣爵士樂手的線索。因此，我依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住過必留下鄰居」的精神，在日本展開尋人行程，大多取自劉金墻的相片和樂譜中所留下的線索。從展演場域、日本生活到手稿樂譜的細節上，發現不少有用的資訊，拼湊出他在 1930-60 年代的音樂足跡。

此次路線規劃如下：奈良→大阪→尼崎→神戶→廣島→京都→名古屋→東京。在這幾個城市駐地考察，走進各地方的表演現場，體驗在地的爵士音樂景觀。第一個月以劉金墻中心，探查過去的日本爵士發展。第二個月的音樂之旅，以我為中心，從東京樂壇走進浩瀚無垠的爵士世界，在各個爵士現場聽了數十首沒聽過的作品，認識以前不曾關注的優秀樂手。某些樂手在演出中打動了我，那個場景和聲音仍然記憶猶新，他們在數位音樂串流平台上的音樂，就成了我的精神補給品，也是旅行記憶的一部分。



奈良氷室神社尋人的第一站



東京爵士音樂節現場

提起勇氣到各個角落尋人

每到一個城市，我會到爵士展演場所、唱片行、音樂組織、地方上的市民中心打聽劉金墻。我相信「有音樂群體的地方就有機會」，可以找到台灣樂手的蛛絲馬跡。每聽完一場演出，詢問周遭的人，請他們撥出時間聽我講一段故事，手上的幾張照片喚起大家對那段被遺忘歷史的深沉嘆息。雖然劉金墻待過的樂團，他們都沒有聽過，只能遺憾地對我說聲抱歉。還是有很多熱心的日本人，主動幫我刊登尋人的消息，放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我的個性並非外向型。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跟陌生人說話，並不是那麼容易。總是一個人站在門外徘徊許久，先想好進去尋人的台詞，演練所有會發生的情況。有無數個念頭想逃離現場，不願意推開那扇門，總覺得自己太過瘋狂，沒有事先聯絡，也擔心自己是否過於無禮與莽撞。然而，事實情況卻相反，喜歡爵士樂的人總是無私地給予，他們是酒吧老闆、員工、樂手、樂迷，鼓勵我不要害怕或躲避和陌生人互動，因為膽怯而失去一次良好機緣。



奈良藍調酒吧



澤野工房唱片行



拜訪尼崎混聲合唱團



西宮市文化振興財團辦公室



## 從異鄉人身上尋找出走的理由

這趟旅行我訂下「出走」為主題，在關西、關東兩地入住了八個民宿，並以旅日華人的家為優先選擇。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也將這些人對鄉愁的想像投射到劉金墻身上，藉此一窺當代社會群體在外落地生根的原因。這些屋主有來自中國蘇州的音樂家、海南島的移工、東北朝鮮族的大學生，以及從歐洲和亞洲嫁到日本的家庭主婦。回到最初起點，為什麼這些外地人要一定要留在異鄉生活的原因？從他們的故事可以知道，有些人為了取得居留權，必須投靠日本另一半或找到穩定的工作，才能留下來。從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勇氣強度，是無法形容的。那麼劉金墻的情況又如何呢？他在 1940 年結婚後，因戰爭離開家人 18 年後才回到台灣，那時候都已經光復快十年了。現在想想，比起那些戰爭罹難者，他還能平安回到台灣見家人，其實是個幸運之人。

## 流浪就是活出美麗

77 年後的今天，我在廣島縣嚴島還能看到跟劉金墻當年一樣的景色嗎？廣島市區只留下一座原爆圓頂的遺址，還是過去建築的老樣子，其他都是 1950 年代後才重建。跟著劉金墻的足跡來到廣島，讓我更貼近這一段歷史的真相，不要忘記「戰爭」對流動音樂群體的影響，他們在世界角落曾經發生過不為人知的故事。

「流浪」就是活出美麗，這是現階段我對流浪的定義，以後或許會改變，在外頭探索世界的歷練，讓我認真看待每一天，沒有渾渾噩噩的浪費光陰，啊！原來也可以這樣過上一段特別的日子，拋開論文的煩惱，擺脫知識的桎梏，卻沒有停止思考。在旅途中，我不斷的反思劉金墻的處境，或許當時的他不見得苦悶度日，反而傾心於音樂事業，藉此轉移異鄉歸不得的心情。最後他在事業上得到光彩，在舞台上活出美麗人生，卻失去來自兩個家庭的親情，晚年才會落得不安穩的下場。如今我可以理解他的決定，不為他這號人物感到悲哀，因為他勇於做自己，只是我們沒有看到他那段美麗的過去。



廣島縣的嚴島神社



原爆圓頂的遺址

# 從流浪計畫逃離到另一次流浪

彭譯毅 藝術創作者

旅行國家 中國

旅行計畫 走訪福建多處土堡、土樓，探索土樓生活樣貌



早在 30 年前學者黃漢民與《漢聲》雜誌編輯們就走訪多處土樓並出版《福建土樓》專書，我在出發前便透過這套書籍來編織對土樓生活樣貌的想像。2008 年 7 月福建省 46 處土樓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意味著這些土樓群成為熱門觀光景點。在走訪的初溪土樓群、塔下村、田螺坑以及洪坑土樓群中，皆感受到世界文化遺產光環所帶來的觀光財對於原生態的改變。

2017 年 9 月，我搭上飛往金門的航班，再從金門坐上船隻漂抵廈門，開始人生第一次長途獨自旅行。在混亂擁擠的十一長假的驅使下，我跳上開往福建省三民市的高速巴士，逃離廈門。

位於三民市內東南方的大田縣，是土堡的聚集地，陸續拜訪芳聯樓與安貞堡後，搭著省道巴士來到桃源鎮。在鎮上攔下一位機車運將，乘著「野狼」往山區爬升。歷經 20 分鐘到達畚族的聚落—東坂村。村內有一座環形階梯狀土堡，名為安良堡。在一旁有兩間民宿，皆為傳統畚族式建築，我住在其中一間，體驗了四天從未有過的寧靜，也許是因為地處偏僻，或十一長假剛過，我成了村裡唯一的遊客。



時光似乎忘了東坂村，這裡的人們使用傳統方式過生活，以爐灶升材火來燒飯菜；秋收時節，農民手持割稻刀在梯田上勞動，收割後的稻穗以手工甩打將稻穀拍下，空氣飄散著一股淡淡的稻草味，同時響著刀鋒與稻梗拉扯時的磨擦，以及甩下如雨水般陣陣的落穀聲。東坂村像極了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我曾一度想賴著不走，但對未知的好奇心驅使著我起身前往下一站。



東坂村統爐灶，材火燒菜



東坂村手工甩打稻穀

離開了大田縣，土堡的走訪也告一段落，搭巴士到了漳平停留一晚，隔天再換乘兩次班車抵達華安。這大概是我人生最密集搭巴士的日子，在台灣，我是一位搭客運必暈車的人，所以頭一次要從廈門搭 5 個小時的車到大田時，我掛著滿臉憂愁，踏上巴士的踏階並沉重的陷入位子中。神奇的是，整個旅程十幾次的長途巴士，我居然能全身而退，難道流浪也能治療暈車症？



初溪土樓卸除防禦後，居民依生活需求開窗

二宜樓為華安縣大地土樓群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座，為了更完整的呈現二宜樓的全貌，相關單位將周圍於 1980 年後蓋成的透天厝式土樓視為違建而剷除；塔下村的土樓群傍著溪流而建，相關單位為了讓汽車開進塔下村而將蜿蜒曲折並錯落大小岩石的原始溪流整建為筆直的人工河道；還有全世界熱門景點都會有的現象—哄抬物價。





觀光化後的土樓內部，每戶皆成了店家，有餐廳、特產店、紀念品店等，成了另類的奇景

流浪第 30 天，我住在洪坑土樓群的福裕樓，是一座從五鳳樓過渡到方樓時期的土樓，每天早上我固定會到對岸的涼亭坐坐，總會有一位阿伯與我閒聊，當我們聊到土樓，才得知他是蓋土樓的老師傅，我便卯起勁來拼了命的問，從材質、工法、大小故事，甚至秘方，不僅讓我再次確認了書籍上的資訊，也解開了許多資料上提及或從未提到的經驗。這一天如同中了樂透般的幸運，而我也終究受夠了土樓區觀光商業化的現況，內心一股聲音驅使著我想要逃離福建，跑到遙遠的地方去。



洪坑土樓福裕樓



青海湖邊草原上的羊群

我打開地圖，想著遠方，目光徘徊在北方，青海湖！腦中浮現湖泊、草原、牛羊、藍天、陽光和雪以及寧靜。就這樣，我離開福建，開始另一段即興的旅程。為了到達青海湖，我一共搭了四次過夜長途列車，停留廣州、成都、西寧。從廣州到成都的火車足足開了 27 個小時，最終從西寧搭上巴士，抵達青海湖。11 月的青海湖是淡季中的最冷清的時刻，旅館都休息到隔年 4 月才開業，讓我包下了整棟旅館、整片草原以及整塊青海湖，獨享絕對的寧靜，在寒冷的夜裡卻也顯得格外冷清。

旅行初期，我時常會延續著在台灣步調，但也總在下一秒提醒自己：「我有的是時間」。60 天，是一段足夠讓人真正放慢腳步的時間，我似乎獲得了某種魔法，使我產生了猶如靈魂出竅的能力，特別當我遇到不順或厭倦的時候。很奇妙的是，隨著流浪天數的增加，魔法出現的次數卻越來越少，也許這就叫「放空」吧。



# 未完成的家——尼泊爾農村跳不出的困境

洪明毅 植物醫生

旅行國家 尼泊爾、印度

旅行計畫 前往尼泊爾及印度，探訪當地農村，帶回病蟲害防治技術並推廣到台灣

房屋上有裸露的鋼筋，一支支向上突出，上面掛著衣服，或祈福的旗子，也有些人在散落的鋼筋旁，建起了「頂樓加蓋」，小間的工寮鐵皮屋旁，就是一個獨立單位，住民就在那邊生活起來，旁邊還種些盆栽，看起來很美好，跟我們提倡的屋頂花園有八成像。

在農村，到處都可以看到好像這樣的房子，這些看起來未完工的房子，一層兩層或三層樓，底下樓層人早就住進去了，開著小店，掛上 TUBORG 啤酒贊助的招牌，上面的菜單圖片永遠是相同的炒麵、蒸餃跟香料雞肉串，但別搞錯了，這種家庭餐廳是一種副業，店不一定有開，而且不一定能點到相同的料理。這就是尼泊爾農村的家，完成了也未完成。



蓋到一半的房子，出現在每一個農村



未完成的頂樓看起來殘缺，但家家戶戶都種起了「綠美化」

## 種植方法千年未變的山地農村

尼泊爾山區維持著傳統「小農」型態，大部分人從事農業，或與農業相關的產業。這個古老的國度，人口多耕地面積有限，除了稻米是主要作物外，家家戶戶都種植一些馬鈴薯跟蔬菜，自幾自足。多的農產品拿去市場買賣，換取一些日用品，也因為這樣，市場中的農產品價格大多低廉，而農作物以外的產品價格相對高昂。

尼泊爾除了農業，國內沒有生產其他產品，所以萬物要「進口」都必須要經過鄰居印度的「同意」。印度管制各種商品，禁止出口或提高售價，更使得尼泊爾萬物缺乏。其中，印度一直控制著尼泊爾進口石油，連帶使得其他工業原料更是時有時無：包括農藥與肥料。這「抑制」了農業的發展，運輸不便的偏遠山地，各種「有機」的農法被保存下來，到現在仍然繼續使用著，像是各種蔬菜使用「間種」的方式，巧妙避開病蟲害。





缺乏農藥，所以蔬菜用「間種」方式，巧妙的避開病蟲害



牲畜的糞便在旁邊「堆肥」後，再用人力挑去施肥

## 謀求改變的平地農民

缺乏農藥及肥料的農業生產效率是低落的，需要大量的人力來維持收入，使得每一個人都剛好吃飽而已。似乎他們都「吃很健康的有機食品」，實際上卻是一種不得不的生活方式。缺乏收入的農村生活，也缺乏建設、醫療及教育的惡性循環下，更跳脫不出農村生活了。如一位正在插秧的年輕女性，將稻米先密集種在一塊地方，等秧苗長出來後再分株移植到水田中，收穫後再用人力分開作物中的石頭與雜質，這些粗活佔據了他們每一天的時間。她跟我說：「我讀過小學，基本的英文跟文字我看得懂，但我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農民正設法改變這種情況，一位正在灑肥料的大哥跟我說，他使用的是化學肥料，只有少部分接近都市的才能取得化學肥料，提高產量。儘管如此，他卻也不知道肥料的確切成分與功能，只知道要這樣做。同時也沒有使用任何的現代的機械化來協助耕作，一切還是維持著人力耕作。



正在插秧的婦女，稻米秧苗以人力的方式插秧



正在施肥的農夫，但他並不太清楚施用的是什麼東西



## 除了農業，尼泊爾人的奮鬥

更多人想逃離這種農村生活，但尼泊爾沒有其他產業，如果想過「好生活」，出國工作開始變成一種流行。我發現幾乎每個人都有海外工作的經驗。在民宿吃早餐時，廚師 Manish 跟我聊天，他曾去過海外工作，有了一些積蓄，在 15 公里外的小鎮蓋了房子，老婆小孩都在那邊，一樓開了小店。廚師曾在杜拜做過水電的工程，也在廚房幫忙準備餐點，而後就被介紹去卡達飯店當廚師。Manish 輕描淡寫地講：「但是那邊工作很不開心，我算好的了，我有些朋友去伊朗那邊開油罐車，就再也沒回來了。我現在回來當廚師，老婆就在家開間小店，順便顧小孩。」，一時間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Manish 與超過 400 萬的尼泊爾海外移工一樣，正用「他們的方式」建設著這個古老國度：賺到的錢，寄回家蓋房子，有多少錢就先蓋多少，蓋了先住先開店。剩下的樓層，等以後寄錢回來再蓋。當然，很多樓是永遠完成不了。

尼泊爾移工從事基礎的勞力工作，男生也許就開車、工地或是苦力，女生可能幫傭或性工作，沒有人關心他們的工作條件，死亡幾乎就是尼泊爾移工報導的大宗，性侵好像就是尼泊爾移工的同義詞。我想起台灣的移工，泰國、菲律賓，還是印尼，以及那些報導，自詡為先進國家的我們，也沒有善待對待他們，我感到一陣羞愧。

另外一位在 Ilam（尼泊爾跟印度邊境的山城，旁邊就是著名的大吉嶺茶區，整個山區盛產茶葉）的農藥老闆也曾到過海外工作，現在回來蓋了一層樓的平房，賣起農藥，他說：「只有茶葉會使用一點農藥提高品質，因為茶可以外銷，價錢比較高。我們還是要跟國際接軌，把我們的產品賣出去」

然而就算是在 Ilam，尼泊爾跟印度持續發生的政治衝突，引發了一連串的暴力事件，使得很多茶葉及生產停擺，甚至無法把貨運出去。

「尼泊爾賺錢比較少，但我想總有一天能完成我的家」。老闆語重心長的說完，便不願意再談了。



農藥是奢侈品，僅用在茶葉這種高經濟價值作物



盛產茶葉的 Ilam 山城



# 歸途路上最後的拼圖

張康儀 獨立影像工作者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用影像紀錄流亡印度的圖博人，遙望並修築通往家鄉的歸途

2014年6月至今，已不記得往返印度幾次，因拍攝圖博人流亡故事的紀錄片，我常待在德里的 MAJNU KA TILLA（台灣稱西藏村）、與喜馬偕爾邦的達蘭薩拉，流亡圖博人在北印度最重要的兩個據點。三年的拍攝，憑靠熱血朋友們的集資跨出了第一步，接下來便是自行打工攢錢，阮囊羞澀以致拍拍停停的，陸續完成六成，原本遙遙無期的剩下四成，因流浪者計畫，2016年3月再度啟程，滿懷著感激。



德里西藏村 MAJNU KA TILLA

攝影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你跟那些人的關係，怎樣維持尊重、怎樣跟那些新朋友一起去享受那個過程。

VIKTOR KOLAR 捷克紀實攝影師

4月的德里，像是巨型烘乾機，連微風都燥熱難耐。還不到正午，街邊的狗兒早已欲睡昏昏，人們無力搖動著從紙箱撕扯下的瓦楞紙。所有人都放慢速度，以免身體產生更多熱能導致脫水，唯獨滿天亂舞的蚊蠅。我知道6月將會飆升到40幾度，在西藏村的每天，我重複做著相同的事：8點多去廟口早餐攤報到、去同一家咖啡店上網、在固定的雜貨舖買日用、傍晚跟阿公阿嬤一起呆坐廟口看人。有些人已經記住我的臉孔，就像我記住某些的他們一樣。搭訕、聊天、進而相約喝茶，與人建立關係就像手織毛線一樣慢工細活，只能靠時間慢慢累積，有時甚至會打結然後拆掉重來。對我來說，這是拍攝紀錄片最困難的地方。因為從初識到熟識並不容易，而更大的挑戰，是讓對方信任我的鏡頭。如何與他們一同經歷？如何縮小自我亦不失觀點？如何把故事說好？如何相互理解？即便拍攝已進行三年多，我還是經常在困惑中摸索。

會將片子定名為《歸途》，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心目中都有所愛、有所想望、有其歸屬。不論是國、是家、是人、是具體或無形，它的牽引讓我們感覺到存在甚至提供力量。於是，我們得以在百轉千迴裡繼續前進。對流亡中的圖博難民來說，歸途，指向何方？與他們一同踏上旅程的我也不停叩問，自己的步伐正朝往哪裡？



西藏村是流亡圖博人於德里主要的聚點，往來南北必經的交通轉運站，充斥著客棧、禮品店、餐廳及馱拉行囊的人們

我通過小歷史看到了大歷史，這樣歷史就不再是時代的喧囂，而是我們能夠理解，並且在若干年後依然感興趣的存在。

阿列克謝耶維奇 白俄羅斯作家／記者

1959年起，流亡印度的圖博人開始在劃定之地落腳屯墾後，不少在地居民學會流利的圖博語。印度人與圖博人一同生活的點點滴滴，是讓人動容的。商業活動上也發展出相互僱傭的關係，像是圖博人經營的旅店、餐館裡，基層勞工很多都是印度小弟。記得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瞬間反應是「印度人會願意幫外來的圖博人做事？」。回想起來，真是可笑！我們總習慣劃分外國人、本省人、北部南部人、黑人白人等等。做出區分的同時，限制了自己而不自知。因為那條線不但隔離了他人，也框住了自己。也許是出於防衛或恐懼，但我卻感到，畫地自限往往隱含著是更多的自私與無知，產生不必要的恐懼。因為自私自利，奮力築起高牆，誤解與偏見，便趁勢而起，不斷挖深人們之間的鴻溝。

我不禁反思著合法來台工作的移工，並非行乞者、無身分與工作權的難民，卻被很多台灣人看低、甚至遭受虐待性侵。若今日有一大批難民必須落腳台灣，人民與政府將會怎麼面對？2005年提出的難民法仍躺在立法院。「難民」，對台灣人而言就像敘利亞只出現在新聞裡，陌生又遙遠。但，真的是這樣嗎？世局的變化永遠讓人措手不及且極其殘酷，會不會有一天，你我必須離開深愛的島嶼？被迫成為流亡他鄉的受難者？



印度對許多圖博難民而言，是第二個家，落腳於此也出生於此



生命經歷不是自己可以完成，必須把心胸、耳朵、眼睛打開。

吳念真 導演

此趟旅行的目的，是尋訪在印度出生的隔代圖博難民。圖博，是他們此生未曾生活的國土。印度，是以難民身分出生長大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故鄉在哪？歸屬何方？在德里蹲點的兩個月，認識不少二十來歲、就讀大學或研究所的圖博學子。交朋友是容易，但談起拍攝，不是害羞、就是政治敏感的全都拒絕鏡頭。終於，一位名叫 **Namgyal** 的女孩與家人同意我的拍攝。

印度北阿坎德邦，恆河流經的城鎮 **Haridwar**，七大重要的聖地之一，也是 **Namgyal** 出生的地方。她是就讀瓦拉那西 **Banaras** 大學地理研究所的圖博女孩，身為流亡第三代（從圖博逃到印度的祖父母為第一代、出生於印度的父母為第二代），她坦言自己的圖博文讀寫並不好，對境內圖博沒什麼概念，也對政治興趣缺缺，因為龐大的課業壓力已佔滿生活，尤其得和一堆「聰明又用功」的印度人競爭，**Namgyal** 總是自嘲離那些優秀同學太遙遠。從事路邊攤生意的父母，胼手胝足為兩個女兒打拚著，不僅已將大女兒送往瑞士，也企盼二女兒 **Namgyal** 完成學業後，能落腳歐美國家。對大部分流亡圖博者來說，歐美國家等同於更好的未來。甚至不惜花大錢買通、假結婚、假護照、跳機等，甘願與風險一搏。也要拼一張通往新世界的門票。



右起：**Namgyal**、母、父、因貧窮從小在 **Namgyal** 外婆膝下長大的尼泊爾人 **Por**

與 **Namgyal** 一家同吃同住，路邊攤人生比想像中辛苦太多。早晨六點的用餐與設攤，一路到晚上十點多收攤結束。等到大家坐下喫用晚飯時，通常已是子時。天天如此，年復一年，唯有藏曆新年會休息兩到三週。才跟拍幾天，消耗的體力遠超過我的想像，除了睡覺其餘時間都在勞動狀態。想起老媽曾說，當我們三個小毛頭還很年幼時有一段擺攤營生的時期。那段不存在我記憶裡的，如今是鮮活體會其辛勞的點點滴滴，一同彎腰，一同叫賣，一同擦汗，一同埋首扒飯。晚餐結束的午夜，和 **Namgyal** 一家躺臥在既是客廳、餐廳、也是寢室裡的軟墊上。神壇幽微靜默的燭光，在黑暗中勾勒著疲憊身軀們的朦朧弧線，平緩鼾聲裡，他們腳下的夢土是什麼模樣？我只知道明日一早醒來，將會是一樣的作息，繼續下一個明天。

人生，帶領我們走著走著。同時，我們也形塑著自己的人生。



# 流浪與舞蹈

葉素伶 河床劇團團長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赴日學習舞蹈，一趟回到自我的旅程

如同踏上旅途一般，以身體作為軸心，走向人、走向生命、走向自然、走向語言、走向宇宙、走向精神、走向愛...身體是一種總合性的學習「場所」。在這裡學到的，遠遠超越舞蹈這件事。

中嶋夏 日本舞蹈家

劇場對我來說，是一場精神之旅。踏入劇場 20 年，能幸運地以喜愛的劇場為業，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快樂且幸福的。直到前兩年在工作上遇到了瓶頸，且來到了人生的中場，突然頓生四顧茫然之感。經歷了一段身心極度低潮、不知所為何來的時期之後，重新看到了自己對表演與創作的喜愛與初心。這時，20 年前在論文研討會中讀到舞蹈家中嶋夏的一段話突然在我腦中閃現，倘若我一直想學習與了解舞蹈這門藝術，時光倏忽而逝，何不現在就踏上屬於我的旅途呢？

這趟旅程從山海塾的工作坊開始，在日本北陸富山縣的深山中、連手機訊號都收不到的小村落笹川，進行了一週的合宿集訓。沒有任何外界的干擾下，每天 6 至 7 小時的練習，可以感受到身體肌肉逐漸地放鬆，日日與呼吸、身體與意象工作，一日兩餐茹素，而且分量極少（僅有一碗粥、一碗蔬菜湯和一些沙拉），精神力倒也漸漸地集中起來。



山海塾的工作坊在遺世獨立的小村落舉辦

工作坊結束之後，在北陸和能登半島旅行了幾週，參訪兩個復興地方的大型藝術節／祭，而後到舞蹈創始者土方巽的故鄉秋田參加另一個工作坊，接著到東京參加幾位老師的定期課程。此次參與了 7 位老師的課程：包括山海塾蟬丸、Dance Medium 正朔、中嶋夏、大野慶人、今貂子、工藤丈暉及寧呂。每位老師都有自己對舞蹈的詮釋、工作方式與路徑。這也是我喜歡舞蹈的地方；每個人展現、活出自己的樣態，生命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



引領我踏上旅程的中嶋夏老師

在學習舞蹈的過程中，有兩次印象特別深刻的經驗：正朔老師希望我們能體驗「把被體制化的身體外衣剝下」，於是一人拿到一張報紙，讓我們去感受與觸摸，如同嬰兒或第一次來到地球的外星人一樣，第一次觸摸到、感受到甚至聽到這張報紙在手上搓揉的感覺和聲音。在練習時，我看到它每一個曲折與弧度，摸到它柔軟而粗糙的表面、聽到我每一次揉壓時它發出的嘶沙聲。我感覺一股喜悅湧上心頭，好像我初次降生在世間，充滿了歡喜和愛，不由自主地我微笑了…



報紙的互動練習。每個人輪流被埋在報紙堆，感受排山倒海的摩擦聲與觸感



在一位舞蹈家寧呂的工作坊裡，他請我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體上某個點，全然開放、不帶任何預設地感受它，同時從站立到蹲坐下來，並感覺自己的生命一分一秒地流過的這個事實，珍視地對生命說「你好」和「再見」。我永遠記得工作室中冰冷的空氣、腳掌下溫潤的木頭地板，雖是雨天，戶外光線卻從兩片大落地窗透了進來，閃亮而蒼白。這兩次經驗都極其單純，但我全然地投入，竭盡全力，活得更認真、更深刻、更警覺的感覺，如此美好。和平常的自己一邊彷彿認真地做著手邊的事，一邊彷彿在夢遊的感受，大相逕庭。

90 天的旅程，從小到大，從來沒有這麼長的時間能夠獨處，我感受著一個人的生活、一個人的旅行，一段時間離開日常的生活。反思生命，能重新尋找生活中的安靜，好好為自己準備一頓早餐，一口接著一口地咀嚼、品嚐、吞嚥下去，感受著窗外的陽光。好好地呼吸，一點一滴地把緊張的肌肉鬆開，透過這一點一滴的日常，我的心靈彷彿被擦拭了，整個人也變得輕盈些。

旅程的尾聲，無意間和友人到一間早稻田大學附近的咖啡店，發現是舞蹈家室伏鴻的紀念資料館。咖啡店主人問我：「你到處學別人的舞蹈，為什麼你不能跳出自己的舞蹈？什麼是你自己的舞蹈？」她的問話宛如當頭棒喝，打醒了我。



室伏鴻的紀念資料館 Shy Café 和它的店主人（右一）

長年以來，我總是以學習為樂，但何時能放下好學生的面具，獨立地長出自己的樣子？三個月的旅程，我懷抱著這個問題歸來，對於舞蹈、對自我的追尋，這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 恆河通訊錄

吳耀庭 建築設計與研究者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測繪 84 個恆河河壇，繪製人群在場域裡相遇與相離的方式

人生第三次的印度旅行，我才去到了瓦拉那西的恆河岸，那是印度最衝擊我的地方，我感受到建築的張力，但張力的來源卻不是建築物，而是長達五公里的恆河岸，如一個巨大的帶狀場所，包含人類的各種生活作息。2017 夏天我決定再回到瓦拉那西，以建築所得到的技術，實地測量，把恆河岸拓印下來。以下是 10 個在恆河岸工作的生活手記。

## Note 01：恆河通訊錄

Ganga Korrespondenz (恆河通訊) 是出發印度前，大學時代的老師建議我像外派記者一樣，將每天駐地的測量工作回傳台灣。我到恆河岸第一天，就寫下第一眼看到的恆河第 37 號河壇。



我感受到建築的張力，但張力的來源卻來自恆河岸



寫在恆河第 37 號河壇的《恆河通訊》

在恆河岸總是和人不斷地重逢：一面之緣的、曾經錯身留下短暫印象的、再度相遇。於是「恆河通訊」逐漸變成另一個意涵：一個找人和聯絡人的地方。若是往上游走，第 33 號河壇傍晚會見到在恆河沐浴的俄羅斯母女、第 27 號河壇有每天煮奶茶等我的 Ajay、第 23 號河壇總有幫忙向當地人解釋我測量工作的河壇管理員；往下游走，第 51 號河壇的火葬木材店小老闆，總是招呼我坐下，解答關於火葬的問題、最後一天我找不到第 83 號賣燈火的小女孩，但當我搭船離開前，她在河面上朝我游來，讓我守住買她蠟燭的承諾。在恆河這本通訊錄裡，我回到通訊設備發明前那種人與人之間仰賴緣分和承諾的聯繫方式，直到最後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下一次，但至少我們能好好地說再見。

## Note 02：恆河岸的場域

長達五公里的恆河岸，是由 2 個火葬場、84 個河壇和無數商家及旅館集結而成，穿梭著生靈、神明和亡者。階梯狀的河岸並非建築亦非空間，它是「場域」，純粹卻能包容萬物，充沛著高度的公共性和流動性。在場域裡，沒有絕對邊界區隔萬物，沒有所謂的原居民或外來者，亦沒有新舊及真假之分。古老河壇上方可以是廉價民宿，高牆上的濕婆神像伴隨廣告。84 個不同形狀的階梯狀河壇在不同時

間會被人們使用成各種的場域：火葬場、游泳教室、婆羅門學校、瑜珈修練場、屋頂天文台、洗衣場、垂死之家、修船坊、板球場、健身房、跳水台、夜祭場、露天旅館、畫廊...它們彼此交疊而共生。

### Note 03：恆河的水與岸在季節的變換

印度冬季為恆河枯水期，可以看見最大範圍的河壇。夏天水位開始上漲 10 公尺以上，水位變化改變了河壇的場域形狀和生活方式，例如岸邊的廟宇和攤販在 8 至 10 月會被淹沒，許多攤商需要改賣絲綢、船伕或是導遊。53 號河壇水岸邊的火葬場移到房屋屋頂上，此刻街道也成了水路，所以屍體必須由船隻運送到屋頂火化，讓船隻從乾水期服務觀光客和朝聖者，變成城市重要的運輸系統。



53 號河壇的火葬場



滿水期移到房屋的屋頂上的火葬場

### Note 04：恆河岸的人

恆河岸像是一本巨大的人類學百科，在印度生活和旅行人們被各種社會制度裡分類成不同族群：朝聖者、婆羅門、洗衣工、沐浴者、擺渡人、苦行僧、火葬業者、花商、按摩師、旅人...當他們來到恆河岸這個巨大的開放有流動的場域裡，是否能夠逐漸找回彼此的聯繫？

### Note 05：百分之一真實的可能性

印度迷人之處在於許多人事物之間的界線相當模糊，善心與惡意也是。第一天主動幫我祝福卻在事後纏著我要求付費的僧侶，第七天又在河岸碰到，聽說我因為太熱而頭昏無力，他倒給我免費的「猴神哈努曼的加持」。這裡也沒有絕對的答案，書上寫的、Google 標的以及親自看的資訊，時常疊合不起來，光是兩個火葬場的差異我就聽到三種說法。你需要懷疑一切，但又要讓自己願意去相信人性裡那只有百分之一真實可能性的人。

### Note 06：恆河的死亡場域

22 號和 53 號河壇是恆河岸的火葬場，兩個月的生活每天都經過無數次死亡，剛來幾天就習慣了，或者我從台灣對死亡過度忌諱的文化裡，回歸到視為一種自然的循環（回來後，我反而對「在恆河到底有沒有看到浮屍」的問題感到不悅）。第三天為了進到 22 號的電力火葬場，我必須踏過滿間的骨骸；第 36 天直接拿著捲尺和紙筆，在 53 號河壇火葬群間進行測量，被葬火的煙燻到淚流滿面。來自佛羅倫斯的 Cristina，住在火葬場後的旅館，她說每天這樣看火葬頻繁看了一個月，好像終於能從去年外婆過世的悲痛走出來。

### Note 07：生死在恆河比鄰而居

五月是印度的暑假，第 36 號和 37 號河壇下午 3 點後變成小學生的游泳教室。恆河之所以為聖河並不



是由於她的高尚排他，而在於它無所不包，生和死在恆河比鄰而居。相比印度文化對生命的這種豁達，又有可以讓小孩游泳的大河，我們所謂的進步會不會是一種落後？

#### Note 08：日出而息，日落而作

我在一年最熱的時候來到恆河岸，四到五月的日夜溫度分別是 42 和 30 度。住在只有風扇的旅館，每兩個小時要將兩公升的水倒在五米平方的單人房地板降溫。白日難以在露天無遮蔽的恆河岸進行測量，因此經常在清晨四點半起床出門，此時漸明的恆河岸是個露天旅館，到處睡著包裹薄布巾的人，會有人開始在石臺上打坐等待日出。太陽升起後，逐漸有人出來沐浴和祈禱，再用銅壺裝盛河水回家。待氣溫轉熱時我才結束工作回旅館入睡，下午兩點到日本太太 Megumi 的咖啡店，在我專屬的 4 號座位的吃她發明的素壽司，餐後到河岸邊喝杯熱奶茶，快四點才又開始測量工作，持續到晚上九點餐廳關門前。

有時候這種日夜顛倒的作息，會讓自己和所處的環境產生奇特的時空差異，每當只剩我一個人大清早和夜晚裡，會覺得自己像是與這個世界脫離的幽靈，加上又在進行他人眼裡詭異的測量行為。這種差異感與手上進行的龐大工作（86 道恆河岸的測繪），讓我時常想到那些千年前來訪過這裡的悉達多或玄奘法師，恍若將在岸上某處相遇。

#### Note 09：最後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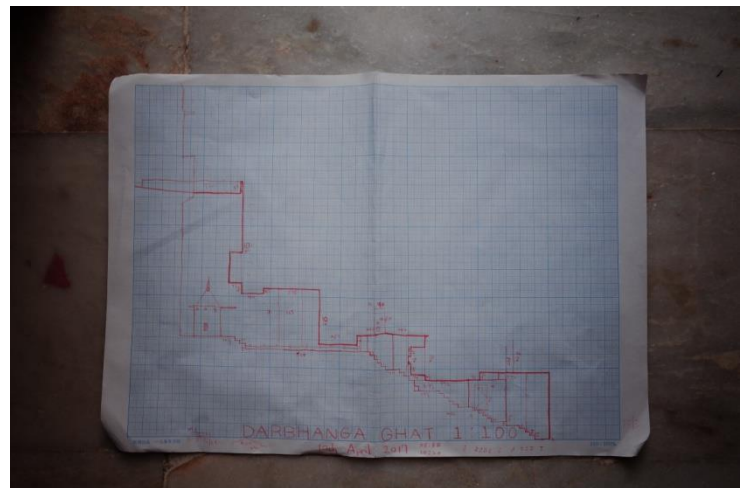
反覆的測量工作讓兩個月的生活在回憶裡只有十天那麼長。直到第 55 天我搭著小船從 1 號河壇航行到 84 號河壇，用相機連續拍攝這近五公里河岸的環景照，我才訝異，原來自己是在測量著那麼大的地景，眼前彷彿看到同時 55 個不同日夜的渺小的我正在這巨大的時空裡穿梭著、埋首著。回來十個月後看了一部在恆河岸拍的電影，我才發現原來所有河壇的每一個角落都印在我腦海裡了，這裡成為我在地球上最熟悉的場景。

#### Note 10：恆河岸的各種相遇與相離

在河岸與行船上所完成的上百張測繪手稿，不只紀錄恆河河壇的斷面尺寸，也歸納 25 種人們因為地形、時間、溫度和光線等變化所形成的相遇，同樣指涉了 25 種不同的獨處與孤獨。各種相遇與相離，讓「你」與「我」、「我」與「我們」，不同的主客體或單群體關係可以同存共生。



從 1 號河壇航行到 84 號河壇



第一張測繪圖，總計 133 張

# 飛地，不只是途經之地

李易安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旅行國家 吉爾吉斯

旅行計畫 前往中亞的飛地群，了解蘇聯設下的國界如何運作，並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與跨境移動

## 飛地，不只是途經之地

飛地，是我這次流浪所關切的核心主題；而我流浪的地區，則是幾個唇齒相依的中亞國家。在社會學領域，「飛地」是指被主流文化或語言包圍，卻又能在空間中維繫邊界、自成一格的社群，比如在各地流散、卻又仍清晰認同自我的猶太人，又比如這世界上隨處可見的「中國城」。在國際地緣政治領域，飛地指的則是「在一國領土內部的他國領土」，在過去很常見，卻在當代的世界地圖中即將消失。

對我來說，中亞之所以格外迷人，就是因為那裡兼備了這兩種意義的「飛地」。地圖上，國界兩側有像肉瘤一般、「我中有你」的飛地群；除了絲路蜿蜒，那片廣袤的土地上，也從來就是各種族裔交會的腹地：波斯人在此寫詩、蒙古人的馬蹄達達，更不用說蘇聯帶來了多少日耳曼人和朝鮮人，在這裡看著陌生的雪景咬牙求生。

然而，他們對於彼此的「我中有你」，不見得會感到開心。比如，在吉爾吉斯西部的一個村莊裡，明明住著的是塔吉克人，但卻接受烏茲別克管轄，四周又被吉爾吉斯領土包圍；蘇聯瓦解之後，每當三國關係緊張的時候，邊界警察便會加強盤查護照和簽證，連多帶貨物都會被視作走私。



被吉爾吉斯的群山包圍的，是烏茲別克的飛地綠洲，裡頭卻住著塔吉克人

我在塔吉克的帕米爾高原上，遇到了一場濃濃達利感的高原運動會：吉爾吉斯人在場上拔河、開賽前地方長官用俄文致詞、塔吉克的軍人在旁監視一切，而後方的背景裡，則是中國的山。看起來很戲謔、很超現實，卻是中亞複雜景況的真實寫照。





帕米爾高原上的運動會

在吉爾吉斯，我意外搭上了一個東干老爺的便車。「東干人」的原鄉，在中國陝西和甘肅，他們在 19 世紀末逃避戰亂，來到中亞定居，至今仍講著和陝甘方言很相似的語言，比如「政府」是「衙門」，「學校」則是「教府」，活像是從 19 世紀穿越時空而來的中國人。這些東干人的後裔，也可以被看作一個個文化和時空的飛地。



讓我搭便車的東干老爺

實際上，更多時候，我都在處理各種看似和「主題宏旨」無關的日常庶務，比如對於台灣人而言難如登天的簽證手續；試著看懂用西里爾文字書寫的火車巴士時刻表。但後來才發現，這些日常庶務，其實也都離不開國界。

脫離蘇聯的中亞國家，獨立之後的其中一個首要之務，便是興築新的鐵路和公路，因為蘇聯時期的舊路線毋須顧慮國界，常常會經過他國領土。為此，吉爾吉斯「截直取彎」地鋪了許多迂迴的新公路；烏茲別克則大費周章地挖隧道、翻山越嶺，只為了讓原本必須途徑鄰國平坦領土的鐵路線，可以完全收歸自家掌握。



巴士上不同族裔的乘客，穿越飛地邊境，必須隨身攜帶護照或出生證明

整趟旅程我最常問自己的問題是：要花這麼多力氣、成本，還要忍受這麼多麻煩，人們為什麼還願意維繫這些五花八門的飛地和界線？為什麼我對飛地這麼有興趣？旅途中我慢慢體會，一如需要鞏固邊界、卻又仰賴跨界互動才能維生的飛地，這種雙重特性，也正是一個個尋找面目的個體，在群體社會中的寫照或隱喻；在宏大的社會結構裡，每個背負不同記憶的人，都是一個個會移動的飛地。



讓我留宿的吉爾吉斯家庭住在烏茲別克的飛地裡，鄰居全部都是塔吉克人

回想起初抵中亞流浪時，我總覺得「怎麼所有人都是混血兒」，長相介於東方人和西方人之間。後來覺得，那大概也是我習慣了用東西方的二元框架，粗率理解人類文化，才覺得中亞理所當然是在光譜兩端之間，或者「靠東方一點」、或者「靠西方一點」的存在。

同樣地，我也開始反省，從小接受的史觀，總把中亞化劃成西域以西、絲路途徑的不明腹地。這種「絲路觀」，終究很難避免以東西方兩端作為本位來思考：重要的是道路連接的起點和終點，至於途徑之地，不過就是要克服的空間摩擦而已。

這恰好也是飛地帶給我的感動和啟示：那些鑲嵌在單一紋理之中的多樣性，我們必須學會珍視，每個被主流敘事包覆的認同維繫背後，也都有值得我們認真看待的視野與景緻。



# 本來面目

李函 影像工作者、安寧病房志工

旅行國家 緬甸

旅行計畫 出家修行，學習將「正念」應用在臨終關懷與生命教育中

原本的計畫是去柬埔寨的非營利組織，學習如何將「正念」(Mindfulness) 以及「內觀」(Vipassana) 的方法運用在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幫助末期病人及家屬安定身心、面對死亡。在出發前，當地的幾個非營利組織都面臨計畫因故停擺、內部運作轉變等問題，我只好另尋其他可能性，最後決定去緬甸的佛教寺院學習內觀，想了解他們是怎麼透過「短期出家」的方式，作為給兒童和年輕人的生命教育。

「請將你的任何計畫都放一邊去，也不必想著要來這裡幫助別人，必須專心將自己百分之百投入體驗這裡的生活。在幫助別人之前，你要先真正認識自己，如此一來，你才會在這段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收穫。」當我在仰光森林禪修中心向 Sayalay Vajira 說出此行的計畫時，她嚴肅地要求我放下所有預設的想法，只要把身心安住在當下即可。我臉頰燥熱，新剃光的頭皮一陣發涼，想要邁步前進卻差點被僧袍過長的下擺絆倒。手忙腳亂將護照、現金及手機交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封印」保管，自此開始了我在森林禪修中心 60 天與世隔絕的生活。



流浪的起點從削去頭髮、換上僧服開始

禪修中心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凌晨三點起床，以巴利文的慈心唱誦作為早課，開始一整天的行禪和坐禪修行。生活中沒有電話、網路，無法與外界聯繫，全程禁語，連眼神交流都要避免，盡可能放慢所有動作，專注觀照自己的身體、覺受和內心的念頭。過午不食，只能洗冷水澡，修行雖然辛苦，對於耐力和心力的提升卻很有幫助。保持正念生活，無常無我，每個當下都是全新的一刻，在時間的積累中重新認識自己，發現內心的轉變與收穫。



我的小屋室友：樹蛙、壁虎和蜘蛛，托他們的福，沒有太多蚊子來打擾

60 天的禪修結束後，我回到仰光的寺院幾天，便出發前往古城蒲甘。蒲甘是亞洲佛教三大遺址之一，廣闊的平原上散佈著大大小小、不同時期的佛塔，見證蒲甘王朝的興衰與佛教歷史的演進。走在塵土飛揚的小路上，時有頹圮的佛塔遺跡在荒煙蔓草中出現，不遠處則有牧羊人在草原上放羊。



蒲甘的佛像

初到蒲甘那天，原本打算步行至附近的佛塔遺跡，沒想到我走的小路人跡罕至，實際距離又比地圖顯示的更遠，偶有當地人騎機車經過，都一臉狐疑地看著我這個外國出家人在烈日下茫然前進。正當我一身狼狽，一位騎車經過的大哥問我是否需要搭便車。「沒問題，你要去的佛塔離我家很近，我載你過去！」他很高興地對我說，能載出家人是一件很榮幸的事。

雖是朝向佛塔的方向前進，但機車在前面村落拐彎，把我載進了村莊裡。我開始有點擔心是不是要被載去賣掉時，大哥說：「我家到了，請務必進來坐坐！我太太和女兒見到你一定會很高興！」原來大哥全家都是虔誠的佛教徒，看到我這個外國人從台灣來緬甸出家，非常高興，我們比手畫腳聊天，讓我在流浪的途中，體驗到「家」的感覺。





我的蒲甘家人

緬甸的出家人其實是不適合自己開車或騎車的，在蒲甘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電動車，為此我還特別請示了在仰光寺院為我剃度的師父。師父笑著說：「出家人通常不能騎車，但是如果遇到特殊情況，非得自己騎車，那就騎吧！而且你是外國人，沒關係。」在獲得師父的許可後，我租了一台電動車，整天在外到處走，穿梭在不同的佛塔之間，當地人看到我這個出家人騎車，經常會驚訝地對我微笑問好。旅途中也經常遇到對我感到好奇的當地人和外國遊客，很多人來找我合照，並且問起我是哪裡人，為什麼會想來緬甸出家，到底出家生活都在幹什麼？



在偏僻的斜坡上翻車，花半小時用盡力氣把車牽回大馬路上

雖然流浪是獨自一人上路，卻是很多人陪著我一起走完，不只是旅途中認識的新朋友們，還有雲門流浪者計畫提供的機會和資源，以及在台灣給予我支持和加油打氣的家人與朋友們。我是帶著祝福走完旅程的，對此我深深感激。

流浪與修行，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將所學到的經驗轉變為助人的力量。此刻就是最好的時刻，去做真正想做且值得做的事，才能將自己的生命發揮更大的力量。即使面對痛苦、死亡，也要把握機會去了解痛苦和死亡的本質，才能超越痛苦與死亡，並且承擔、感謝所有遭遇的一切，或許這就是最好的生命教育。

# 從同志權益的倡議回到自我

黃楷翔 諮商心理師、同志運動者

旅行國家 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

旅行計畫 與同志運動組織交流、訪談，了解因政治風俗差異而產生的運動路線與生活樣態

旅行出發前，我是一名同志組織的社會運動者，於高雄地區投入性別平權運動。許多人問我：「為什麼選定東南亞」、「那裡會有同志運動嗎」。我常常感覺，這些人的問題就是我的答案。多數人對東南亞的想像過於平板，停留在數十年前那種未開發國家的畫面，或是只從字面上從政府的南向政策思考來理解這片土地的經濟未來。正因為對這些國家陌生，多數社運夥伴也對此幾近未知，我才選擇在這塊領域進行流浪與探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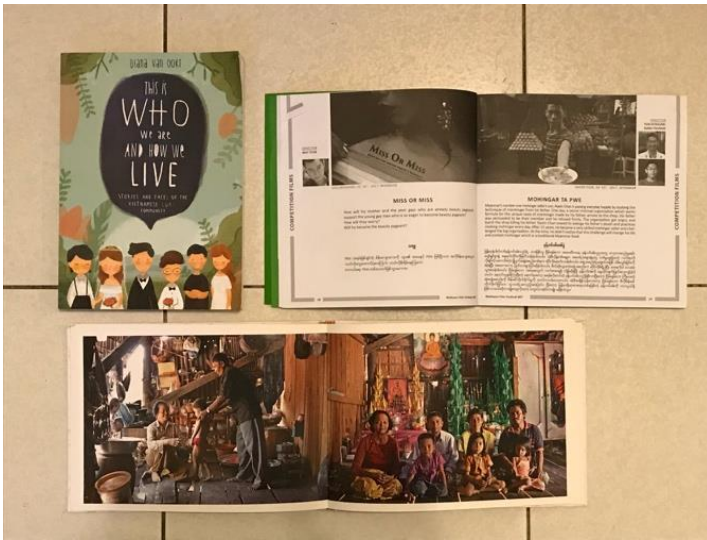
越南河內同志人權倡議組織辦公室，英越文並陳的同志教育文宣

從錄取流浪者計畫，直到實際成行，間隔了一年。在這段時間，我在高雄進行許多場次的性別教育演講、投身同志遊行、受訪、召開記者會、聲援婚姻平權等，做了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試著翻轉社會。然而，我也發現在同志遊行的現場，我看著參與群眾開心自拍合照，已不再為此感覺幸福興奮，取而代之的是內心的失衡。我開始問自己：「你這麼努力，是為了什麼？」我無法感受這些追求平權的歷程究竟能為自己帶來什麼？我只知道自己很疲倦，忙碌與空洞，找不到同志運動的價值。

出發前我緊張萬分，除了知道自己渴望看見更多之外，我不確定自己在這趟旅行裡，究竟能累積怎樣的看見，進而與充滿困惑的自己對話出什麼？我不知道在這趟流浪裡，自己能給出什麼，也不確定會收下什麼，我仍確實依照計畫造訪了越南、柬埔寨、寮國與緬甸。我聯繫了各國在地的同志運動組織，從他們身上了解各國因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而生的多樣性運動路線。同時，我也透過網路、個人管道與一些當地的同志朋友見面互動，了解他們如何實踐生活、想像未來。

我看見，東南亞地區的民主進程不若台灣，無論各國政治體制的差異，當地人民對參與政治改善社會的想像仍是貧乏的，抗議示威也多被當權者極力避免或禁止，想當然爾，群眾募資更是不可能。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局勢底下，同志運動者反而在逆境中迸出新的路徑。既然網路與國際參與是可行的，那麼他們就努力地讓自己具備優秀的英語能力與運動思想，透過網路學習同志平權的新知，向國外機構申請經費，並運用豐沛熱情與創意，藉由各種非典型的方式，創造同志被看見的可能。





東南亞同志運動組織用文字、相片與紀錄片的形式傳遞故事



越南同志組織繪製的人權歷史地圖，特別提到台灣

如柬埔寨禁止人民集會遊行，他們便透過租賃三輪計程車的方式，讓參與夥伴坐在車上揮舞彩虹旗，作為另種形式的同志遊行。或在共產國家的越南申請成為非營利組織的門檻極高，且需經過長達多年的層層審查，也因此他們改成立公司，透過販賣課程來增進當地同志的培力。又如寮國，既然無法在公開場合舉辦同志活動，就與各國大使館合作，在不同國家的國慶日或國際反恐同日在大使館內發聲。或者在緬甸，你能在地方影展裡看見許多在地同志紀錄片、劇情片的創作與放映。國家體制如何繁瑣細緻地深入影響各國的同志運動，昭然若揭。然而即便如此，現實限制依舊無法阻止人民接觸彼此，實踐平權的可能。

而除了這些在各國大都市內的同志組織（無論合法立案或草根集結），受惠於時代進步所帶來的網路文明，處於非都市區的同志朋友，也同樣有機會獲得同志認同與知識的機會。他們藉由臉書、他國電影等非官方管道找尋資源，建立對同志的認識。然而，城鄉差距也在他們心中埋下了不同的生活想像。一位在非都市區青年旅社打工的同志朋友告訴我，他要鍛鍊英語能力，未來要回鄉開創自己的一番事業。我問他：「你有打算跟家人出櫃嗎？」他訝異地看著我：「賺錢比較打緊。」旅途中我在非都市區所遇見的同志，每每談到出櫃與親密關係，彷彿都還離自己相當遙遠。比起經濟收入，同志身分的未來願景似乎不在他們的想像裡頭。



緬甸就讀大學的他，未曾想過要與家人出櫃，不打算與異性結婚



柬埔寨的同志組織告訴我，這裡同志與異性結婚是普遍的，家人即便知道也覺得無妨

回到台灣以後，我反覆思索自己這些日子以來的看見。在台灣、東南亞城市、鄉村之間，每個同志朋友都在追逐某些理想。台灣人在追求婚姻平權，東南亞城市居民在追求民主化與為同志除罪，鄉村居民則為生計打拼。大家都在追求生活的進步，很堅定，沒有困惑。回想自己，卻看見出國流浪前的我在同志運動中，為了維繫組織間的人際關係，反而無法自在地說話、做事。我以為在做社會運動，改善社會，追求進步，卻未能好好傾聽自己。我以為在創造「讓每個人自在做自己」的空間，但自己卻一點都不自在。

台灣的民主進程與開放思想或許相較於東南亞是進步的，但身在其中的我，甚至在理解東南亞等國的同志權益與處境後，並不會因此而讓我感覺富足。幸福無法比較，我們對於內在的空乏也不全然都是文明化、平權化、民主化所能撫平填滿的。我了解到，我的困惑在於自己過度用力地為了同志權益而倡議，卻忘了人的本質也有一塊渴望情感連結。追求進步只是生命裡的一個歷程，實際抵達彼岸之後看見的也只是下一階段的彼岸而已。這不意味我們就放棄前行了，但能不能在其中被愛並與他人有所連結，也同樣重要。

我在越南曾與一名同志朋友相識後聊了整整兩天，他告訴我他正被前男友以強迫出櫃要脅借款。我細細地聽他說完以後告訴他手邊有的當地同志資源，最後跟他說：「你不孤單」。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保持聯繫。我所擁有的固然包含了許多具體可見的知識與管道，但真正溫暖我的，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那一剎那，發現自己是有溫度的。回台後我與組織談了自己的狀況，決定離開目前的職務，自行創業成立一間諮商所，希望以有溫度的自我，與他人創造平等的關係。

我想我依然不會放棄任何促進平權的機會，但有個深刻的前提，是我沒有失去與他人的情感連結，保留自我的真實與誠懇。我相信能繼續為同志朋友創造更多被愛的機會，而是一種屬於我自己個人的方式。如果問流浪者計畫最終帶給我的是什麼，那會是讓我透過看見新的世界，並重新回到自己身上，然後拾起勇氣，相信自己可以個人的力量，去創造新的可能。



# 中國練習之旅

周書毅 編舞家、舞者

旅行國家 中國

旅行計畫 從身體出發，去思考並重新找回創作的動能與這時代的當代舞蹈語彙

2017年4月26日春末，我從台北出發，第一站是北京，接著是山西大同和平遙，陝西西安，雲南大理與昆明，廣東廣州，最後來到香港。兩個多月的時間，我踏上流浪者計畫，前往的地方是中國，這一個離我們不遠也不近的國家，我的身體知道我去的原因是為了追尋，追著矛盾而尋，隨著內心累積的疑問而行。矛盾是起點，如媒體日日報導的兩岸問題，帶給我從出生至今的種種矛盾。而疑問的是，在這能夠用相同語言溝通的土地上，究竟我們有何不同與同。我試著從這些疑問與矛盾中堆疊出動力，驅使我的生命前往中國的探索之旅。至於，我能找到什麼？我不知道。至少回來後，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因為這個練習還正在延續發生中，我只能先分享旅程中的雜亂日記，作為這一路終點的起點。慢慢透過舞蹈創作，將它整理出來。



流浪，是一場無法計畫好的表演，因為創作始於眼前你所見，一切都正在發生。

20170426



這是一場中國練習  
從跨越台灣海峽開始  
從台灣走入中國人民的機場入境審查標示開始

這場練習始於生於台灣的我  
對於血液裡複雜的提問  
對於現今媒體報導的真實性的提問  
對於人類走向強權歷史的提問  
對於身體價值性的提問  
對於中國的無力提問  
我試著透過創作去思考與面對。

20170427



灰與土色是根  
紅色是妝  
金色是財與權

在北京許多的觀光街上，重新復刻的老建築，新的灰色的舊牆與紅門，金色的邊框或是其他圖騰花色，  
裝飾彰顯印象中的中國傳統之美  
美？在已知的經驗中消亡？  
再生，只不過是賴以維生之道  
資本消費與錢財當道，國際品牌完全失去抗衡之力  
源頭，源頭已是汗水  
來自人的本質  
非困之困  
非愛之愛  
迷失之環  
北京，灰色、金色、紅色  
沒有更多

20170427





從離開熟悉的景色開始，眼前所有有感的事物將決定你是誰？你將成為什麼模樣。

20170429



每一座城鎮裡的人，身體都有不同的模樣  
不同的壓力，不同自在的方式，給了身體姿態  
成為屬於土地與人的質地

20170606



這三頁少少的文字只是流浪過程千分之一的日記，作為我分享的起點，一切未完，慢慢釋放，成為作品時，再給予更完整的分享。

衷心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 2018 年捐款

截至 4 月 31 日止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陳麗芳 黃 裕 黃淑茹 劉宛宜

## 2017 年捐款

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

黃 裕 黃淑茹 陳麗芳

王昭驊 高 圓 劉宛宜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